

卷二十

書名 附釋音周禮註疏四十二卷 元
 刊明修本
 撰者 漢 鄭玄 注, 唐 陸德明 音義,
 唐 賈公彥 疏
 卷 卷二十
 內容分類 經-禮-周禮-唐
 索書號 貴重-2
 編號 A189100

彩色首頁1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A1891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貴重-2

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文本附釋音周禮註疏四十二卷 元刊明修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附釋音周禮註疏卷第一

朝散大夫行太學博士弘文館學士臣賈公彥等奉

勅撰

國子博士兼太子中允贈齊州刺史吳縣開國男臣陸德明釋文

天官冢宰第一 陸德明音義曰本或作冢宰上非餘卷放此 疏 天官冢

天所立之官冢大也宰者官也天者統理萬物天子使掌邦治亦所以惣攝衆官使不失職不言司者大

衆官不主一官之事也釋曰鄭云象天者周天有十餘度天官亦惣攝三百六十官故云象天也云官

攝爲號故題曰天官也鄭又云冢大宰官也者下則云冢者大之上此不對大宰故云冢大也宰者

之名此冢宰亦能調和衆官故號大宰之官鄭又司者大宰惣攝衆官不主一官之事者此官不言司

言司此天官則兼攝羣職故不言司也若然則春官亦不言

0 1 2 3 4 5 6 7 8 9 5

春官

雞人司尊彝 司几筵 天府 典瑞 典命
司服 典祀 守祧 世婦 內宗 外宗 冢人
墓大夫 職喪 大司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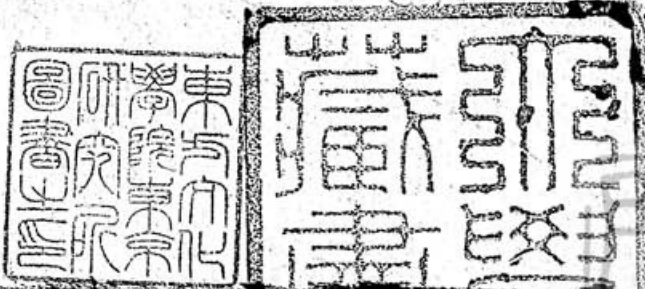
周禮註疏

二十之二

八

所究研京東院學化文方東
2762
No.

不許複製
NOT TO BE REPRODUCED
東京大学東洋文化研究所



附釋音周禮註疏卷第二十

鄭氏註

賈公彥疏

雞人掌其雞牲辨其物物謂毛色也辨之者陽祀

反疏註物謂至用熟○釋曰陽祀用駢陰祀用熟○熟於斜

及社稷也鄭舉此二者其望祀各以其方色性大祭祀夜

嘒日以明百官夜亦辨其毛物可知也嘒火吳反本又作呼

凡國之大賓客會同軍旅喪紀亦如之凡

國事為期則告之時象雞知時也告其有司主事者

期主人曰比於子宗人曰日明行事告時者疏註象雞至

至此旦明而告之○朝直遙反此毗志反

曰引少牢曰者謂祭前之夕宗人主禮官請主人祭期主人
曰比於子者謂次比其日數時節由子則宗人也宗人即
告期曰旦明行事其實祭期由宗人宗人請主人者敬主人
若不敬自自由然故讓之也案庭燎詩注王有雞人之官凡因
事為期則告之以時王不正其官而問夜早晚非也案齊詩
東方未明序云東方未明刺無節也朝庭與居無節號令不
時掌壺氏不能掌其職焉注云擊壺氏掌漏刻者彼不云雞
人者案擊壺氏云凡軍事懸壺無告期之事則天子備官擊
壺直掌漏刻之節雞人告期彼齊詩
是諸侯兼官故擊壺氏兼告期也
凡祭祀面禋農
共其雞牲農豐朝之屬農豐朝以羊門夾室皆用雞鄭司
疏凡祭至雞牲○釋曰云凡祭祀面禋者祭祀謂宗廟之
屬面禋謂祈禱之屬○注農豐至為徽○釋曰鄭云農
豐朝之屬者言之屬則農豐鼓鼙甲兵皆在其中農豐朝以羊已
下雜記文同農云面禋四面禋則侯禋禋謂禋去惡祥也云
農讀為徽者亦謂以
徽為飾治之義也

司尊彝尊六尊六彝之位詔其酌辨其用與



其實位所陳之屬酌澆之使可酌各異也用四時祭祀所
用亦不同實醬及醴齊之屬○澆子里反下同齊才
計反下文注除疏司尊至甘共實○釋曰此經與下文為目
齊語齊人並同疏直云六彝并六尊案下兼有彝尊不言者
文略也○註位所至之屬○釋曰云位所陳之屬者此下經
不見陳尊之處案禮運云玄酒在室醴醑在戶齊醴在堂彼
是禘祭陳四齊此下時祭陳二齊設尊亦依此也云酌澆之
使可酌各異也者此下文齊齊酌醴齊縮酌之等是各異
也云用四時祭祀所用亦不同者即下文春祠夏禴已下所
用不同是也云實醬及醴齊之屬者醴齊之中有二酒也
春祠夏禴禴裸用雞彝鳥彝皆有舟其朝踐用
兩獻尊其再獻用兩象尊皆有罍諸臣之所
昨也秋嘗冬烝裸用辟彝黃彝皆有舟其朝
獻用兩著尊其饋獻用兩壺尊皆有罍諸臣
之所昨也凡四時之間祀追享朝享裸用虎

舜升帷舜升皆有舟其朝踐用兩大尊其再獻用

兩山尊皆皆有罌諸臣之所昨也裸謂以圭瓚酌

后於是以致璋瓚酌亞裸郊特牲曰周人尚臭灌用鬯臭合

鬯臭陰達於淵泉灌以圭璋用玉氣也既灌然後迎牲致陰

氣也朝踐謂薦血腥酌醴始行祭事也於是為朝事之且

既又酌獻其變朝踐為朝獻者尊相因也朝獻謂尸卒食王

酌之再獻者王酌尸之後后酌亞獻諸臣為賓又次后酌益

齊備卒食三獻也於后亞獻為宗為加豆籩其變再獻為饋

獻者亦尊相因饋獻謂意孰時后於是薦饋食之豆籩此凡

九酌王及后各四諸臣一祭之正也於今祭禮特牲少牢言

之二裸為奠而尸飲七矣王可以飲諸臣祭統曰尸飲五君

洗玉爵獻婦是其差也明堂位曰灌用玉瓚大圭爵用玉琖

加用璧角璧散又爵人職曰受舉聲之卒爵而飲之則王酌

尸以玉爵也王酌尸用玉爵而再獻者用璧角璧散可知也

雞彝鳥彝謂刻而畫之為雞鳳皇之形皆有舟皆有罌言春

夏秋冬及追享朝享有之同昨讀為酌字之誤也諸臣獻者

酌罌以自酢不敢與王之神靈共尊鄭司農云舟尊下臺若

今時承槃獻讀為犧犧尊飾以翡翠象尊以象鳳皇或曰以

司尊之

象骨飾尊明堂位曰犧象周尊也春秋傳曰犧象不出門

以裸神靈神之所欲也詩曰餅之罄矣維蠶之耻準讀為犧

象彝畫禾稼也黃彝黃日尊也明堂位曰夏后氏以雞彝

以率罔以故日爾雅曰彝亦曰罌器也著尊者著罌尊也或曰

著尊者地無足明堂位曰著罌尊也罌者以罌為尊春秋傳

曰罌以魯罌進享朝享謂禘祫也在四特之間故曰間祀維

讀為蛇也之或讀為公用射隼之隼大尊太古之瓦尊山

尊山也明堂位曰泰有虞氏之尊也山罌夏后氏之尊故

書說作錢杜子春云錢當為錢玄謂黃日以黃金為日郊特

牲曰黃目罌氣之上尊也黃者中也日者氣之清明者也言

酌於中而清明於外進享謂追祭遷廟之主以事有所請禱

朝享謂朝受政於廟春秋傳曰閏月不告朔猶朝于廟雖禹

屬仰鼻而長尾山罌亦刻而畫之為山罌之形○兩獸本或

作戲注作儀同素何反注及下注汁敵同單音揀著直略反

註同朝享直遙反注朝享朝受政猶朝及下文朝用同姓音

誅又以水反兩大音泰注同益鳥浪反踐莊產反跡才洛反

貞音酉又音由本亦作彼蛇也上音蛇下許偉反射隼

食亦反下音尹反禺音遇劉音隅仰魚丈反又五剛反

春祠至昨也○釋曰此六者皆據宗廟之祭但春夏同陽秋

冬同陰其進享朝享又是四特之間祀以類附從故可同尊

疏

疏

疏

疏

疏

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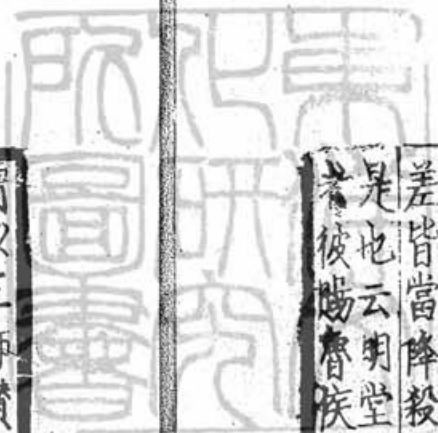
疏

也舜與齊享各用二者鬱鬯與齊皆配以明水三酒配以玄酒故禮記郊特牲云祭齊加明水三酒加玄酒依鄭志云一雞彝盛明水鳥彝盛鬱鬯是以各二尊鬱尊不言數者禘祫與時祭進享朝享等皆同用三酒不別數可知也若然依酒正云大祭祀備五齊燔大禘通鬱鬯與三酒并配尊則尊有十八禘祭四齊闕二尊則尊有十六此經特祭二齊闕六尊則尊有十矣其洽在秋禘在夏則用當特尊重用取足而已此經舜下皆云舟尊與壘下皆不云所承之物則無物矣故禮器云天子諸侯發禁其此之謂也○註裸謂至之形○釋曰言裸謂以圭瓚酌鬱鬯始獻尸也者宗廟之祭先作樂下神則大司樂云若樂九變人鬼可得而禮鄭注云先奏是樂而裸焉是裸有二此言圭瓚者據王而言故鄭即云后於是裸則黃琮爵亦如之若然非直質裸而已至於后之朝時饋獻及醕周瑤爵皆贊之引郊特牲者證裸以鬱鬯又用圭璋也云既灌然後迎牲致陰氣也者裸是陰氣故郊特牲又云周人先求諸陰求諸陰灌是也此注引郊特牲后王裸後王乃出迎牲案內宰注云王既裸與此違者彼牲取王宰自相亞故先言王既裸出迎牲后乃後裸其實以此注為正也王出迎牲之特祝延尸向戶外戶牖之間南面后於是焉



親殺大僕贊王牲事取血以告殺取毛以告紳解而腥之為七體薦於神坐訖王以玉爵酌醴齊以獻尸后亦以玉爵酌醴齊以獻尸此謂經朝踐用兩獸尊也禮器云郊血大饗腥則享祭宗廟無血此云薦血腥者謂肉非謂如別薦血也云后於是薦朝事之豆籩既又酌獻者先薦後薦祭禮也其實薦豆籩在王獻前今在王獻後乃言后薦豆籩者鄭欲說王事說乃說后事故後言薦豆籩也云變朝踐言朝獻者尊相因也朝獻謂尸卒食王酌之者此朝獻於經當秋冬之祭鄭既未解春夏再獻先釋秋冬朝獻者以其朝獻是王酌尸因朝踐之尊醴齊故鄭先通解之云再獻者王酌尸之後后酌亞款諸臣為賓又次后酌亞齊備卒食三獻也者此言再獻即經春夏之祭云再獻用兩象尊尸食後陰厭王酌尸后與賓長為再獻此亦在饋獻後先言再獻者后與賓酌尸因饋獻盜齊之尊故變饋獻云再獻云內宗薦加豆籩者案禮入及籩入有朝事之豆籩有饋食之豆籩有加豆籩之實故鄭於此取朝事當朝踐節饋食當饋獻節食後重加故加豆加籩當酌尸節案內宰職云贊后薦加豆籩故知內宗薦之云其變再獻為饋獻者亦尊相因饋獻謂薦熟特者此言饋獻當經秋冬祭之節其春夏言再獻至此秋冬言饋獻文為

先後故云交再獻言饋其其實先饋後再獻也以其饋獻
在朝踐後亦在當尸未入室再獻是王醑尸後節也是以云
饋獻謂薦熟特也此即禮運云熱其餼鄭注云體解而爛之
是也云后於是薦饋食之豆籩者此即臨人籩人饋食之豆
籩者也云此凡九酌王及后各四諸臣一者九謂王及后裸
各一朝踐各一饋獻各一醑尸各一是一各四也諸臣醑尸一
并前八為九云祭之正也者此九獻是正獻案持牲少牢仍
有衆賓長无弟之長嗣子舉奠上利洗散為加獻彼並非正
故此云祭之正也云以今祭禮特牲少牢言之者天子諸侯
祭禮亡雖檢禮記及周禮而言其文不具故取特牲少牢見
在禮而言以其特牲少牢惟醑尸後三獻天子諸侯醑尸
後亦三獻與彼同故取以為說也云二裸為奠而尸飲七矣
王可以獻諸臣者王獻諸臣無文此又約祭統而言故即引
祭統曰尸飲五君洗玉爵獻脚是其差也者彼據侯伯禮宗
廟七獻二裸為奠不飲朝踐已後有尸飲五獻脚即天子與
上公同九獻二裸為奠不飲是尸飲三可以獻脚故鄭云是其
男五獻者二裸為奠不飲是尸飲三可以獻脚故鄭云是其
差皆當降殺以兩大夫士三獻無二裸直有醑尸三獻獻祀
是也云明堂位曰惟用玉贊大圭爵用玉琖加用璧角璧散
者彼陽魯侯祭周公用天子之禮故以為證言惟用玉贊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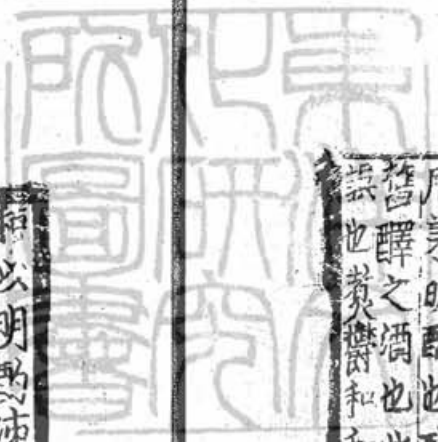
謂以王飾瓚以大圭為柄此大圭非謂玉人大圭長三尺者
室是以圭為柄謂之大圭也爵用玉者謂君與夫人朝殿
饋獻時所用獻也加用璧角璧散者此即內宰所云瑤爵一
也以瑤玉為璧形以飾角散爵是通名故得瑤爵璧角璧散
之名也又爵人職曰受舉畢之卒爵而飲之者引之欲證王
醑尸與前同用玉爵之意也云則王醑尸以玉爵也王醑尸
用玉爵而再獻者用璧角璧散可知也者再獻謂后與諸臣
亦以明堂位云爵用玉琖加用璧用璧散差之推次可知也
云雞彝鳥彝謂刻而畫之為雞鳳皇之形者案尚書云鳥鳥
之不聞彼鳴鳥是鳳皇則此鳥亦是鳳皇故云畫雞鳳皇之
形也云皆有舟皆有壘言春夏秋冬及追享朝享有之同者
即文自具故知有之同也云昨讀曰酢者主人主婦賓長獻
尸皆有酢報不得為昨日之字故從酬酢之字也云諸臣獻
者酌罍以自酢不敢與王之神靈共尊者王醑尸因朝踐之
尊醑齊尸酢王還用醑齊后醑尸用饋獻之尊益齊尸酢后
還用益齊以王與后尊得與神靈共尊今賓長臣卑醑尸雖
得與后同用益及尸酢實長即用壘尊三酒之中清酒以自
酢是不敢與王之神靈共酒尊故也鄭司農云舟尊下臺若
今時永樂者漢時酒尊下繫象周時尊下有舟故卒以為况
也云獻讀為犧犧尊飾以翡翠者翡翠青為飾象尊以鳳

皇此二者於義不安故更解以象骨飾尊此義後鄭從之其
云飾以翡翠後鄭猶不從之矣引明堂位犧象周尊也者證
飾尊有非周制者引春秋傳者是左氏定十年夾谷之會孔
子之言引之者證犧象是祭祀之尊不合為野享之義也云
尊以裸神者司農解犧象不出門之意其實獸尸而云裸神
者尸神象尸飲即是裸神若云奉饗賜醴之類非謂二確用
爵也云疊臣之所飲也者經云皆有疊諸臣之所酢故知
諸臣所飲者也引詩者證疊是酒尊之義云畢讀為稼稼
畫未稼也者以諸尊皆物為飾今云畢於義無取故破從稼
也云黃彝黃曰尊也者依明堂位文引明堂位皆證難彝是
夏法畢彝是設法黃彝是周法引爾雅者欲見此經有彝為
上自即犧象之屬為中疊為下與爾雅同也云著尊者著器
尊也者義不安云著地無足於義是也云春秋傳者昭十五
年左傳云六月乙丑王太子壽卒秋八月戊寅王穆后崩十
二月晉荀躒如周葬穆后籍談為介以文伯宴尊以魯壺是
其義也引之者證壺是祭祀酒尊司農云追享朝享謂禘祫
也在四時之間故曰間祀者案大宗伯禘祫在四時之上當
如酒正大祭祀備五齊何得在四時之下故後鄭不從也鄭
司農讀雖為蛇虺之虺或讀為公用射隼之隼者無所依
故後鄭皆不從也又云大尊大古之瓦尊者此即有虞氏之

大尊於義是也故皆以明堂位為
目者無正文鄭以目既為眼目黃
釋之也引郊特牲者解黃目之義
主以事有所請禱者此追享知祭
為壇去壇為壇壇有禱焉祭之
主故知也云朝享謂朝受政於廟
即朝享朝享即祭法謂之月祭故
廟顯考廟祖考廟皆月祭之二禘
考祖考享尊乃止告朔天子用牛
春秋傳者文公六年左氏傳云閏
天子告朔於明堂則是天子受政
謂告朔自是受十二月政令故名
明堂為布政之宮以告朔
祀因即朝廟亦謂之受政但與明
堂受朔別也春秋者彼說
廢大行小引之者見告朔與朝廟
別也云雉屬印鼻而長尾者案雞
彝相配皆為獸故爾雅在釋獸中
爾雅云雉屬印鼻而長尾者案雞
則虎彝堆彝相配皆為獸故爾雅
彼注云雉屬印鼻而長尾者案雞
露向上兩即自懸於樹以尾塞鼻
養之為物捷健云山靈亦刻而畫
之為山雲之形者靈之字

於義無所取字雖與雷別以聲同故以雲雷解之以其前有
聲無形但雷起於雲雲出於山故本而釋之以刻畫山雲之
形者也異義第六疊制韓詩說金疊大器天子以玉諸侯大
夫皆以金士以梓古廷說疊器諸臣之所醉人君以黃金飾
尊大一石金飾亡目蓋取象雲雷之象謹案韓說天子以玉
經無明文疊者取象雲雷故從人君下及諸臣同如是經文
雖有詩云我姑酌彼金疊古廷說云人君以黃金則其餘諸
臣直有金無黃金飾也若然向來所說雖疊鳥疊等皆有所
出其虎疊堆疊當是有虞氏之尊故鄭注尚書云宗彝凡
宗廟之中爵尊虞氏所用故曰虞夏以上虎雉而已也

六彝六尊之酌鬱齊獻酌禮齊縮酌盛齊洗
酌凡酒脩酌故書縮為數縮為為盛鄭司農云獻讀為儀
儀酌有威儀也洗酌者洗拭勺而酌也
脩酌者以水洗勺而酌也盥讀皆為齊和之齊杜子春云數
當為縮齊讀皆為菜玄謂禮運曰玄酒在室醴醴在戶菜醴
在堂澄酒在下以五齊次之則醴酒盛齊也郊特牲曰縮酌
用茅明酌也醴酒流于清汁飲流于醴酒猶明清與醴酒
皆醴之酒也此言轉相流成也讀為摩漆之漆齊語聲之
誤也糞鬱和和嘗以醴酒摩漆也



和以明酌沛之以茅縮去滓也蓋齊羞清和以清酒沛之而
已其餘三齊泛從醴醴沈從益凡酒謂三酒也脩讀如滌濯
之滌滌酌以水和而沛之今齊人命浩酒曰滌明酌酌取事
酒之上也澤讀曰醉明酌清酒醴酒沛之皆以舊醴之酒凡
此四者裸用鬱齊朝用醴齊饋用益齊諸臣自酌用凡酒唯
大事于大廟備五齊三酒○獻酌素何反司農音儀沈舒銳
反李一音雪脩酌直歷反注同數音朔下同為齋子兮反悅
飾舒銳反飾或作拭勺上酌反下同齊和胡卧反醴莊產反
樂才計反記作齊音同緹音林舊澤音亦下曰醴音
同摩莎素何反去滓起呂反浩胡老反或古老反

疏 凡
至脩酌○釋曰云凡六彝之酌與鬱齊為目六尊之酌與醴
齊益齊為目下有凡酒滌酌上不言疊者亦是文不具也凡
言酌者皆是沛之使可酌也○註故書至三酒○釋曰司農
云獻讀為儀已下後鄭皆不從者此經為沛酒之法而司農
皆不為沛酒法其言无所據依故皆不從也司農云齊讀皆
為齊和之齊鄭注酒正為度量解之則齊和義亦通也子春
為案於義不可後鄭於酒正已攷訖玄謂引禮運者攷破彼
醴從此益也彼云玄酒在室者據醴鬱滌之尊故在室若醴
鬱滌當云明水而云玄酒者散文通云以五齊次之則醴酒
益齊也者於此經及酒三言之益次醴禮運醴次醴以醴當

盜即一物明醜酒盜齊也盜齊云酒則酒齊亦通引郊特
牲曰縮酌用茅明酌至醜酒者彼記人意以經沛酒法難解
故釋此經沛酒之法也此云醜齊縮酌彼記人取此縮酌二
字於彼重解之云此言縮酌者縮酌當用茅也又云明酌者
醜齊濁還用事酒之清明者和醜齊然後用茅沛之使可酌
故為明酌也云醜酒流于清者醜酒即盜齊盜齊差清亦不
言縮則不用茅流謂新亦謂沛之也彼記人亦取此盜齊流
酌解之以盜齊欲沛之時則以清酒和而沛流使可酌故直
云流于清也云汁獻說于醜酒者記人亦取此經齊齊獻酌
釋之云汁獻者獻讀摩莎之莎也云流于醜酒者以鬱鬯尊
不用三酒而用五齊中盜齊差清者和鬱鬯沛之故云流于
醜酒也云猶明清與醜酒于舊醜之酒也者此記人復恐不
曉古之沛酒之法故舉常時沛酒之法以曉人也云明清者
明謂事酒清謂清酒醜謂盜齊也三者皆於舊醜之酒中沛
之但云醜酒即事酒也今云舊醜則醜中之舊冬醜接春而
成故云舊是昔酒也云此言轉相沛成已下皆鄭重釋記人
之言也云醜齊尤濁和以明酌沛之者醜齊對盜齊已下三
者為尤濁上仍有泛齊更濁於醜齊也盜齊差清和以清酒
沛之而已者以不用茅故云沛之而已云其餘三齊泛從醜
混沈從盜者以沛三者無文故鄭約同此二齊以泛齊濁不



過與醜齊同混沈清無過與盜同故畧為三等沛五齊也云
凡酒謂三酒也者以上文列舜自雲三等之尊此見沛酒與
二齊凡酒事相當故凡酒謂三酒非一故稱凡也云將讀為
滌濯之滌者讀從宗伯視滌濯之滌欲解滌為水之意必知
以水者曲禮曰水曰清滌且鬱鬯用五齊五齊用三酒三酒
用水差次然也云明酌酌取事酒之上也者重解縮酌用茅
明酌也云澤讀曰醜明酌酌取清酒醜酒沛之皆以舊醜之酒者
重解當時之法以曉人者也云凡此四者祿用鬱齊朝用醜
齊饋用盜齊諸臣自酢用凡酒者此以上列尊及沛酒次第
為先後祭禮有祿有朝踐饋獻醜尸次第為先後推次可知
也云惟大事於大廟備五齊三酒者此據酒正云祭祀共五
齊三酒下有大祭中祭小祭此時祭用二齊禮運四齊據禘
祭明大事祿祭備五齊三酒可知三酒時祭亦備亦於大事
言之者連言挾句耳文二年大事於大廟公羊傳大事者何
大洽也即此大**大喪存奠**存省也謂大遣時
事是洽可知也釋曰大喪之奠有彝尊盛鬯也唯謂祖廟取明
省至徹也○釋曰大喪之奠有彝尊盛鬯也唯謂祖廟取明
將向殯為大遣奠時有之故鄭云謂大遣時云奠朝夕乃徹
也者此大奠徹之早晚無文案據弓云朝奠日出夕奠入日
則朝奠至夕徹之夕奠至朝乃徹是朝夕乃徹其大遣亦朝



設至夕乃徹言此者欲見所奠彝尊朝夕酒有省之意也。大旅亦如之。旅者國有大故之祭也。亦存其真。彝則。陳之不即徹。及四望。故知也。云亦存其真。彝者以祭云亦如之。明亦如者。朝夕乃徹。義異。但上經。據人鬼日出。建日。旅其去來。於陰陽。此天神無此義。但不即徹。不必要至夕也。且按小宰注。天也。至尊不裸。此得用彝者。此告請非。常亦如大遺奠之而已。亦非裸耳。

同几筵掌五几五席之名物辨其用與其位

五几左右。玉彫彤漆素五席。莞藻次蒲熊用。位所設。及几處。彤徒冬反。莞音官。又音九。藻本又作縹。音早。註五几至其處。釋曰云。五几左右。王彫彤漆素者。其王彫几。下數出於下文云。左右者。唯於王馮及鬼神所依。皆左右几。故不云几筵。其彫几已下。非王所馮。生人則几在左。鬼神則几在右。是以下文。謂侯祭祀云。右彫几。國賓云。左彫几。侯自受酢。亦無几。故不言几也。漆素並云。俱右是為神也。云



五帝。堯。纁。次。蒲。熊。者。亦。數。出。下。文。仍。有。韋。韃。席。不。入。數。者。以。喪。中。非。常。故。不。數。直。取。五。席。與。五。几。相。對。而。言。耳。云。用。位。所。設。之。席。者。即。下。凡。大。朝。覲。已。下。是。也。云。及。其。處。者。王。受。朝。覲。席。在。廟。牖。間。大。射。席。在。虞。庠。祀。先。王。在。廟。奧。及。堂。酢。席。在。廟。室。西。面。自。諸。侯。已。下。亦。皆。在。廟。惟。熊。席。漆。几。設。在。野。所。征。之。地。耳。經。云。各。物。鄭。不。解。之。者。義。在。可。知。故。畧。之。也。凡。

大朝覲大享射凡封國命諸侯王位設黼依

依前南鄉設莞筵紛純加繅席畫純加次席

黼純左右玉几

左右有几。優至尊也。鄭司農云。紛。讀。為。幽。又。讀。為。和。粉。之。粉。謂。白。繡。也。純。讀。為。均。服。之。均。純。緣。也。繅。讀。為。藻。率。之。藻。次。席。虎。皮。為。席。書。顧。命。曰。成。王。將。崩。命。大。保。芮。伯。畢。公。等。被。冕。服。憑。王。几。玄。謂。紛。如。紵。有。文。而。狹。者。繅。席。削。蒲。弱。展。之。繅。以。五。采。若。今。合。歡。矣。畫。謂。雲。氣。也。次。席。桃。枝。席。有。次。列。成。文。朝。覲。直。遙。反。下。注。來。朝。朝。者。同。後。朝。覲。朝。見。之。類。放。此。黼。音。甫。依。於。豈。反。下。及。注。同。鄉。許。亮。反。下。及。注。同。純。章。允。反。劉。之。閏。反。同。農。音。均。下。同。為。王。于。偽。反。下。為。布。同。幽。彼。貧。反。緣。院。綸。

長所圖文 同元二 附元木

反率音律下同馮皮水
 反弱音弱編必絛反
 凡大至玉几。釋曰此經及下
 凡大朝覲非四時常朝則春夏受贄於朝秋冬受贄於
 廟不常在廟也此朝覲言大則因會同而行朝覲之禮謂春
 秋來時若冬夏來則曰大宗遇也云大饗者謂王與諸侯行
 饗禮於廟即大行人云上公三饗之屬是也大射謂王將祭
 祀擇士而射於西郊小學虞庠中云凡封國命諸侯者此即
 典命云其出封皆加一等之屬是也云王位設黼依者案爾
 雅黼戶之間曰袞於袞之屬設黼黼即白黑文而為斧形此
 斧以木板為即即掌以皇邸一也故鄭彼注云邸後板以此
 斧板置於袞即即黼袞為摠名也云依前南鄉設堯筵已下
 以席三重也凡敷席之法初在地者一重即謂之筵堯筵在
 者即謂之席已下皆然故鄭注序官云敷陳曰筵藉之曰席
 註斧謂至成文。釋曰鄭云斧謂之黼者按禮記明堂位
 云天子負斧袞袞及諸文多為斧字者若據績人職則云白
 與黑謂之黼據米色而言之若據黼於物上則為金斧文近
 刃白近釜黑則曰斧取金斧斷割之義故鄭以斧釋黼云其
 綉白黑文者績人職文鄭知以絳帛為質者鄉射記云凡畫
 者丹質此黼畫之故知絳帛絳帛即丹質也云其制如屏風
 然者屏風之名出於漢世鄭以今曉古故舉屏風而為况也



王

孔注顧命其置竟戶牖間竟終也戶牖間彼故置之終滿戶
 牖間也云左右有凡優至尊也者此經所云王皆立不坐既
 立又於左右皆有凡故鄭注大宰云立而設几優至尊據立
 而言此據左右皆有而言故注相兼乃具也司農云紛讀為
 而於義不安故更云又讀為和粉之粉謂白繡也純讀為均
 服之均者按僖五年左傳卜偃云均服振振取甬之旗賈服
 杜君等皆為均同也但司農讀為均均即準音與純同故
 云純緣也云繡讀為藻率之藻者讀從桓二年臧哀伯云藻
 率輿鞮擊厲為纓纓此並取彼義也云次席虎皮為席者此見
 下有熊席故為虎皮後鄭不從也引尚書者證王馮玉几之
 義也云謂紛如綵有文而狹者此見漢世綵是薄絨有文章
 而狹以為席之緣故言之也鄭知繡席削蒲弱展之編以五
 采若今合歡矣者漢有合歡席如此故還舉漢法況之也云
 畫謂雲氣也者鄭於經但單言畫皆以畫雲氣解之蓋五色
 雲為之文也云次席桃枝席有次列成文章者鄭亦見漢
 世以桃枝竹為席次第行列有成其文章故言之也

先生昨席亦如之

受酢之席尸卒食王酌之卒爵祝受之又酌授尸
 尸酢王於是席王於尸內后諸臣致爵乃設席

疏

祀先

之。釋曰祀先王謂宗廟六享皆用上三種席。醑席謂王醑尸。尸醑王王受醑之席亦如上三種席。故云亦如之。註鄭司農至設席。釋曰司農云醑席於主階設席王所坐也。此約鄉飲酒禮主人在阼階賓在戶。醑主人受醑王行飲酒禮亦然。此醑文承祀先王下即是祭禮受尸醑不得為凡常飲酒禮。故後鄭不從也。後鄭知王有授尸醑法者謂若爵人注引特牲少牢此注亦取彼義。故云尸卒食王醑之卒爵祝人受之。又酌授尸醑王於是席王於戶內也。按特牲少牢王者優至尊與大夫士禮異。知席王在戶內者約特牲主人受醑時在戶內之東南也。云后諸臣致爵乃設席者此亦約特牲夫婦致爵之時有席若然。王於醑有席與彼異。至於后即與彼同者禮有損之而益。故后不得與王同宜。同士禮按特牲無致爵於賓長之法。而此言諸臣致爵者此主於諸臣亦無致爵禮。此致爵謂酌尸訖主人獻賓長於西階之上。謂之致爵也。特牲主人致爵於主婦。席於東房中。此亦於其西階下亦無席。此諸臣有席者亦是王之臣尊宜設席。乃於薦祖降設諸侯祭祀席蒲筵。續純加莞席紛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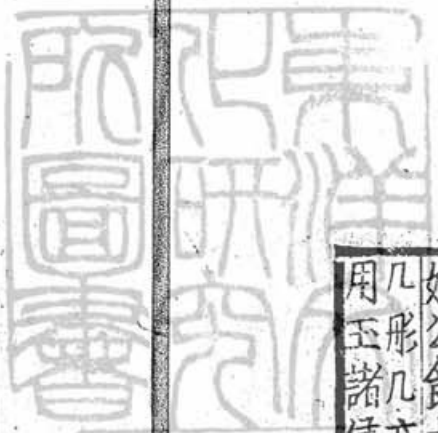


右彫几。續畫文也不莞席加纁者纁柔需不如莞清堅又充。諸侯至厥几。釋曰此經論諸侯禘祫及四時祭祀反。諸侯至厥几。釋曰此經論諸侯禘祫及四時祭祀純者畫雲氣此云續即非畫雲案續人職對方為續是對方為次畫於繒帛之上與席為緣也。云不莞席加纁者纁柔需不如莞清堅又於鬼神宜者案上文天子祭祀席與酢席同此下文諸侯受酢席下莞上纁今祭祀席下蒲上莞以是故鄭以下文決此今諸侯祭祀席不亦如下文莞席加纁者以其纁柔需不如莞清堅於鬼神宜即於生人不宜故下文生人纁尊不宜在莞下故用蒲替之也。昨席莞筵紛純。

加纁席畫純筵國賓于牖前亦如之左彤几。

昨讀亦曰酢鄭司農云禮記國賓老臣也為布筵席於牖前玄謂國賓諸侯來朝孤卿大夫來聘後言几者使不蒙如也朝者彤几。昨席至彤几。釋曰諸侯酌尸醑主君亦聘者彤几。於戶內之東西面設此二席及筵國賓在牖前亦如之亦如同二種席也。几席雖同但上文鬼神則右几此文生人則左几也。又別云空彤几者謂國賓之中有諸侯

來朝亦有孤卿大夫來聘若朝者則彫几蒙亦如之聘者席
雖與同几則用彤故別云左彤几使不蒙如也○注昨讀至
形几○釋曰先鄭云禮記國賓老臣也者案禮記王制有四
代養國老庶老於學之事彼國老謂卿大夫致仕庶老謂士
之致仕者先鄭據此文而云國賓老臣也後鄭不從者未見
朝聘之賓而言已國老臣於義不可故不從也玄謂國賓諸
侯來朝孤卿大夫來聘者案大小行人及司儀賓謂諸侯客
謂其臣今此經唯云賓而兼云孤卿大夫者對文賓客異通
而言之賓客一也以大司徒云大賓客令野脩道委積小司
徒云小賓客令野脩道委積是賓客通用之義也案公食大
夫禮云司宮具几與蒲筵如筵席又云上大夫蒲筵如筵
其筵皆如下大夫彼注云謂公食上大夫孤為賓則莞筵紛
紵如纁席畫純聘禮將賓宰夫徹几改筵注云徹神几改神
席更布也賓席東上又引公食大夫云此筵上下大夫也
又引此筵國賓下至彤几云筵孤彤几卿大夫其漆几與以
此而言則筵諸侯與孤用莞筵纁席而卿大夫則用蒲筵
席今摠云國賓孤卿大夫同莞纁者此廣解國賓之義其實
如公食大夫及聘禮之注也若然此注云朝者彤几聘者彤
几彤几亦謂孤也依彼聘禮注仰大夫用漆几差次然也案禮記禮
用玉諸侯用彫孤用彤几大夫用漆几差次然也案禮記禮



器云天子之席五重諸侯三重今天子唯三重諸侯二重
彼云五重者據天子大禘祭而言若禘祭當四重時祭當三
重皆用此三重席耳故此唯見三重席也諸侯三重上公當
四重亦謂大禘祭時若禘祭降一重諸侯二重禘與時祭同
卿大夫已下特牲少牢唯見一重耳若為
賓饗則加重數非常法故不與祭祀同也
甸役則設熊
席右漆几○謂王甸有司祭表貉所
設席○甸音田註同
疏○甸役至右漆几
天子四時田獵祭大司馬大閱禮教戰訖入狩田
既陳有司表貉於陳前是時設熊席右漆几也
凡喪事

設韋席右素几其拍席用萑黼純諸侯則紛

純每敦一几
喪事謂几奠也萑如韋而細者鄭司農云
拍席迫地之席韋居其上或曰拍席載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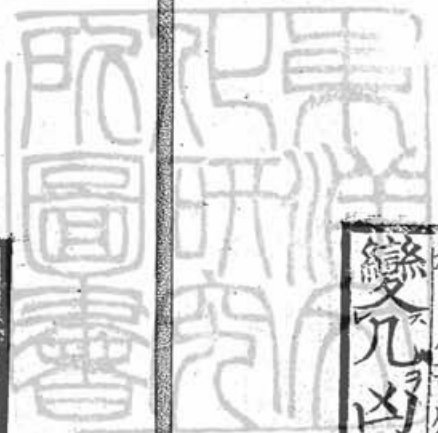
稷之席玄謂拍擗字磨滅之餘擗席藏中神坐之席也敦讀
曰肅肅覆也棺在殯則擗肅既窆則加見皆謂覆之周禮雖

合葬及同時在殯皆異几體實不同祭於廟同几精氣合○
拍鄭音擗劉依司農音迫桂音九敦音道劉音疇藏才浪反

導音
疏註喪事至氣合○釋曰云喪事謂几奠也者以其
言几非一之義主喪禮始死之奠乃至小斂之奠

喪新明交
卷之三

亦設於地未有席至大斂奠乃有席殯後則有朝夕奠朔月奠大夫已上兼有月半奠并有薦新奠葬時又有遷奠祖奠大遣奠葬乃廢奠而虞祭也故鄭云謂凡奠也云佳如章而細者詩云佳章泝泝同類之物但龜細為異耳先鄭以拍席為迫地或為載黍稷其言無所依據故後鄭不從也玄謂拍字磨滅之餘揅席藏中神坐之席也者謂於下帳中坐設之云敦讀曰燾燾覆也者謂若覆燾持載者也云棺在殯則揅燾者檀弓云天子鼓塗龍輅以揅是也云既空則加見者既夕下棺訖則加見見謂道上帳帷荒將入藏以覆棺言見者以其棺不復見唯見帷荒故謂之見也云皆謂覆之者此解經敦字以其二處皆當覆故云敦也云周禮雖合葬者檀弓云古者不合葬周公蓋附附謂合葬是周禮合葬也云及同時在殯者禮記曾子問云父母之喪借鄭云同月死是同於廟同凡精氣合者案禮記祭統云敷筵設同凡鄭云同之言謂謂言語相調之詞即其詞也故破從詞則以其妣配某氏以其精氣合故也言祭於廟者謂言祭時以其凡吉事禫月吉祭猶未配故知至二十八月乃設同凡也凡吉事變凡凶事仍凡有飾也乃讀為仍仍因也因其質謂無飾



也爾雅曰饗仍因也書顧命曰翌日乙丑成王崩癸酉禭間南鄉西序東嚮東序西嚮皆仍凡玄謂吉事王祭宗廟禭於室饋食於堂釋於坊每事易凡神事文示新之也凶事謂凡奠凡朝夕相因喪禮略○翌音翼劉音育坊補耕反註故書至禮畧○釋曰先鄭云變更其質謂有飾又以仍為因其質謂無飾後鄭不從者以司農就凡體解之所引尚書仍凡乃是前後相因不得為凡體故不從也且上文云右素凡於凶凡無飾已有文何須此亦云仍凡為無飾乎皆其言不經故不從也引顧命者案彼經云牖間南嚮華玉仍凡西序東嚮文貝仍凡東序西嚮彫玉仍凡西夾南嚮漆仍凡孔云因生時凡皆有飾而先鄭引之者先鄭意直取仍因之義不須無飾也玄謂吉事祭宗廟禭於室者洛誥云王入大室裸是也云饋食於堂釋於坊者案禮器云設祭於堂為坊乎外是直云饋食於堂謂饋獻節據有熟故言饋食其意未又饋獻後更延尸入室進黍稷尸食之事不言者以其還依裸於室之凡故亦畧而不言也云凶事謂凡奠者即上文凡喪事右素凡是也此文見凡奠凡相因不易之意案檀弓云震而立尸有凡筵者據大夫士而言案士喪禮大斂即有席而云虞始有筵者以其凡筵相將連言其實虞時始有凡其

筵大歛即有也天子諸侯禮大初死几筵並有故上云凡喪事設葦席右素几也凡几之長短既謀云几長五尺高二尺廣二尺馬融以為長三尺舊圖以為几兩端赤中央黑也

天府掌祖廟之守藏與其禁令
祖廟始祖后稷之廟其實物世

傳守之若魯寶王大弓者守藏
疏天府至禁令。釋曰：所守藏者即下文王

鎮已下是也禁令謂禁守不得使人妄入之等也。注祖廟至弓者。釋曰：案王制云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

而七大祖即始祖廟也周立后稷廟為始祖以其最尊故寶物藏焉云其寶物世傳守之若魯寶王大弓者案春秋定八年盜竊寶王大弓公羊傳云寶者

何璋判曰弓繡質是世傳守者也
凡國之玉鎮大寶

器藏焉若有大祭大喪則出而陳之既事藏

之玉鎮大寶器玉瑞玉器之美者禘祫及大喪陳之以華國也故書鎮作瑱鄭司農云瑱讀為鎮書顧命曰翌日

乙丑王崩丁卯命作冊度越七日癸酉陳寶赤刀大訓弘璧琬琰在西序大玉夷玉天球河圖在東序胤之舞衣大貝鼓



鼓在西房充之戈和之弓垂之竹矢在東房此其行事見於經。鎮珍忍反又音珍瑱他見反琬琰於阮反琰以典反瑤音求鼓扶云反充徒外反垂
疏凡國至藏之。釋曰云玉鎮如字劉音瑞見賢遍反

凡瑞器故典瑞云掌玉瑞玉器之美者此云玉鎮即大宗前云以玉其服飾其美者天府掌之。註玉鎮至於經。釋曰：莫知王

鎮天寶器是玉瑞玉器之美者此云玉鎮即大宗前云以玉作六瑞鎮圭之屬即此寶鎮也彼又云以玉作六器考璧禮

天之屬即此寶器也知是美者以別入此天府故知簡取美者來入也鄭知禘祫者經云大祭祀故知也先鄭云顧命曰

翌日乙丑王崩者謂上文云甲子王披冕服馮王几出顧命下云翌日乙丑是甲子明日也云丁卯命作冊度者謂乙丑

至丁卯是三日小斂之日也大冢命史官作冊書法度擬傳顧命之事云越七日癸酉者越於也於丁卯後七日則通死

月乙丑為九日是除死日七日大斂之明日摠九日也云陳寶赤刀大訓弘璧琬琰在西序者陳寶是摠目語即赤刀已

下是也赤刀者鄭注云武王誅紂赤刀為飾大訓者禮法先王禮教即虞書典謨是也弘璧弘大也大璧琬琰皆尺二寸

者云大玉夷玉天球河圖者鄭云大玉華山之球夷玉東北之璞天球雍州所貢之玉色如天三者皆璞未見琢治故不

以器名之河圖圖出於河水帝王聖者所愛云龍之舞衣大
貝鼓鼓允之戈和之弓垂之竹矢者鄭注云龍也和也垂也
皆古人造此物者之名鼓大鼓也此鼓非謂考工記鼓鼓
長八尺者若是周物何須獨寶守明前代之物與周鼓同
名耳大貝者書傳曰叢貝生之江淮之浦取大貝如車渠是
也云此其行事見於經者此經云大喪出而陳之不見行事
故引顛命為行事見於經也此經有大
祭引出寶器無行事見於經故不引也**凡官府鄉州及**
都鄙之治中受而藏之以詔王察群吏之治
察祭其當熟陟者鄭司農云治中謂其治職簿書
之要。治直吏反下及註同中丁仲反下註同
治。釋曰此自王國以至四疆皆有職司治事文書不言文
遂及四等公邑之官者於文畧其實皆有也都鄙則三等采
也云詔王察群吏之治者告王據此治中文書而行然後也
。註察祭至之要。釋曰云治職簿書之要者謂各有簿掌
皆司有文書案簿書功狀之要故博而告王也經雖言治中
兼有不中在其間中者陟之不中黜之經直言中備舉一途
而言也
上春農寶鎮及寶器
血血之鄭司農云農寶鎮及寶器



或曰農
疏 註上春至之農。釋曰云上春孟春也者
建寅之月也殺牲取血農之若月令上春

疏 註上春至之農。釋曰云上春孟春也者
建寅之月也殺牲取血農之若月令上春

疏 註上春至之農。釋曰云上春孟春也者
建寅之月也殺牲取血農之若月令上春

疏 註上春至之農。釋曰云上春孟春也者
建寅之月也殺牲取血農之若月令上春

疏 註上春至之農。釋曰云上春孟春也者
建寅之月也殺牲取血農之若月令上春

疏 註上春至之農。釋曰云上春孟春也者
建寅之月也殺牲取血農之若月令上春

疏 註上春至之農。釋曰云上春孟春也者
建寅之月也殺牲取血農之若月令上春

疏 註上春至之農。釋曰云上春孟春也者
建寅之月也殺牲取血農之若月令上春

疏 註上春至之農。釋曰云上春孟春也者
建寅之月也殺牲取血農之若月令上春

曰貞於陽卜
○與音餘
疏季冬至微惡。釋曰季冬謂夏之季冬歲終當除舊布新故此時當有卜筮來歲之

美惡者將卜筮之時先陳玉以禮神然後卜筮也。註問事至陽卜。釋曰云問事之正曰貞者禮記少儀云問卜筮曰

義與志與注云義正事也志私意也是問卜筮有不正之事故云問事之正曰貞即此經云貞者問事之正也云問歲之

美惡請問於龜大卜祿大貞之屬者彼大貞之屬即卜立君卜大遷卜六卦是也今此卜來歲之美惡亦彼類故云之屬

兼此也云陳玉陳禮神之玉者玉於卜筮無所施明以禮神也云此卜筮實問於鬼神龜筮能出其卦兆之占耳者案易

繫辭云精氣為物游魂為變是故知鬼神之情狀與天地相

似注云精氣謂七八游魂謂九六則筮之神自有七八九六

成數之鬼神春秋左氏傳云龜象筮數則龜自有一二三四

五生數之鬼神則知吉凶者自是生成鬼神龜筮直能出卦

兆之占耳案易繫辭龜甲物士冠禮注云筮不於廟堂者兼

善之靈由廟神若然著龜亦自有神而云出卦兆者但所禮

者禮生成之鬼神神之尊者無妨著龜亦自有神也云龜有

天地四方則玉有六器者海者龜有天地四方龜入職文龜

既有六明玉亦有六無正文故云與以疑之六器之言若夫

宗伯云以玉作六器之類故以六器言之也云言陳者既事

藏之不必親之也者七八九六及二三四五之鬼神並

天地之鬼神故云陳言陳則藏之不必親也先鄭云貞問也

者亦是問事之正曰貞也云易曰師貞丈人吉問於丈人者

此師卦彖辭彼云師貞丈人吉無咎注云丈之言長能御衆

衆有朝正人之德以法度為人之長吉而無咎謂天子諸侯

王軍者云國語曰貞於陽卜者此吳語黃池之會董勳云周

疏

終當除舊布新

故此時當有卜筮來歲之

美惡者將卜筮之時

先陳玉以禮神

然後卜筮也

註問事至陽卜

釋曰云問事之正曰貞者禮記少儀云問卜筮曰

義與志與注云義正事也志私意也是問卜筮有不正之事

故云問事之正曰貞即此經云貞者問事之正也云問歲之

美惡請問於龜大卜祿大貞之屬者彼大貞之屬即卜立君

卜大遷卜六卦是也今此卜來歲之美惡亦彼類故云之屬

兼此也云陳玉陳禮神之玉者玉於卜筮無所施明以禮神

也云此卜筮實問於鬼神龜筮能出其卦兆之占耳者案易

繫辭云精氣為物游魂為變是故知鬼神之情狀與天地相

似注云精氣謂七八游魂謂九六則筮之神自有七八九六

成數之鬼神春秋左氏傳云龜象筮數則龜自有一二三四

五生數之鬼神則知吉凶者自是生成鬼神龜筮直能出卦

兆之占耳案易繫辭龜甲物士冠禮注云筮不於廟堂者兼

善之靈由廟神若然著龜亦自有神而云出卦兆者但所禮

者禮生成之鬼神神之尊者無妨著龜亦自有神也云龜有

天地四方則玉有六器者海者龜有天地四方龜入職文龜

既有六明玉亦有六無正文故云與以疑之六器之言若夫

宗伯云以玉作六器之類故以六器言之也云言陳者既事

藏之不必親之也者七八九六及二三四五之鬼神並

天地之鬼神故云陳言陳則藏之不必親也先鄭云貞問也

者亦是問事之正曰貞也云易曰師貞丈人吉問於丈人者

此師卦彖辭彼云師貞丈人吉無咎注云丈之言長能御衆

衆有朝正人之德以法度為人之長吉而無咎謂天子諸侯

王軍者云國語曰貞於陽卜者此吳語黃池之會董勳云周

室既畢諸侯失禮於天子請貞於陽卜收文武之諸侯注云

貞正也問卜內曰陰外曰陽言六以諸侯失禮於天子當問

於龜言我當收文武之諸侯矣引

若遷寶則奉之猶

此三文者證問事之正曰貞也

若遷寶則奉之○釋曰此遷寶謂王者遷都若平王

也○疏東遷則寶亦遷天府奉送之於彼新朝之天府藏之

也○疏若遷寶則奉之○釋曰此遷寶謂王者遷都若平王

也○疏東遷則寶亦遷天府奉送之於彼新朝之天府藏之

也○疏若遷寶則奉之○釋曰此遷寶謂王者遷都若平王

也○疏東遷則寶亦遷天府奉送之於彼新朝之天府藏之

也○疏若遷寶則奉之○釋曰此遷寶謂王者遷都若平王

疏

終當除舊布新

故此時當有卜筮來歲之

美惡者將卜筮之時

先陳玉以禮神

然後卜筮也

註問事至陽卜

釋曰云問事之正曰貞者禮記少儀云問卜筮曰

義與志與注云義正事也志私意也是問卜筮有不正之事

故云問事之正曰貞即此經云貞者問事之正也云問歲之

美惡請問於龜大卜祿大貞之屬者彼大貞之屬即卜立君

卜大遷卜六卦是也今此卜來歲之美惡亦彼類故云之屬

兼此也云陳玉陳禮神之玉者玉於卜筮無所施明以禮神

也云此卜筮實問於鬼神龜筮能出其卦兆之占耳者案易

繫辭云精氣為物游魂為變是故知鬼神之情狀與天地相

似注云精氣謂七八游魂謂九六則筮之神自有七八九六

成數之鬼神春秋左氏傳云龜象筮數則龜自有一二三四

五生數之鬼神則知吉凶者自是生成鬼神龜筮直能出卦

兆之占耳案易繫辭龜甲物士冠禮注云筮不於廟堂者兼

善之靈由廟神若然著龜亦自有神而云出卦兆者但所禮

者禮生成之鬼神神之尊者無妨著龜亦自有神也云龜有

天府受而戴之。註司民至天府。釋曰云司民軒轅角也者案武陵太守星傳云軒轅十七星如龍形有兩角角有六民小民傳又云文昌宮有六星第一為上將第二為次將第三為貴相第四為司命第五為司中第六為司祿是其司民在軒轅角司祿在文昌第六星也或曰下能也者此案石氏星傳云上能司命為大尉中能司中為司徒下能司祿為司寇是司祿在下能也以其二處並有司祿故舉二文以見義也云祿之言穀也年穀登乃後制祿言此者欲見於司祿在孟冬則制祿之意也鄭知祭此二星在孟冬者見月令孟冬云祈來年於天宗即日月星是知祭在孟冬也其獻穀數者則小司寇職也

興瑞掌玉瑞玉器之藏辨其名物與其用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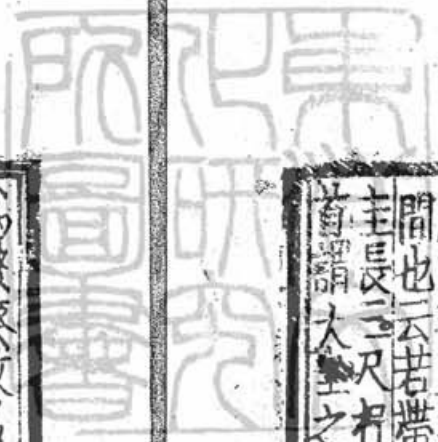
設其服飾人執以見曰瑞禮神曰器瑞符信也服飾服於時見殷見同疏與瑞至服飾。釋曰言掌玉瑞玉器之藏者玉之美者入天府藏之凡平者乃在典瑞藏之故亦言藏也人執之則曰瑞即少文鎮圭之等是也禮神曰器則下文四圭之等是也云辨其名物者圭璧

之等各有名并物色有異云與其用事者為事而用圭璧朝聘朝日祭祀之等皆是也云設其服飾者謂纁藉在玉若人之衣服之飾也。注人執至纁藉。釋曰人執以見曰瑞禮神曰器者據此文及大宗伯相對而說散文則人執亦各器故聘禮記云圭璋璧琮凡此四器者唯其所寶以聘可也又尚書云五器卒乃復皆是人執而各器也云瑞符信也者若天子愛瑞於天諸侯不得受瑞於天唯受瑞於天子故各瑞瑞即符信者也云纁藉即下文纁五采五就之等也

王

晉大圭執鎮圭纁藉五采五就以朝纁有五采文所以薦王木為中絲用韋衣而畫之就成也王朝日者示有所尊訓民事君也天子常春分朝日秋分夕月觀禮曰拜日於東門之外故書鎮圭纁藉五采五就以朝纁藉五采五就以朝日者謂以春分朝日於東郊也。注

縹有至一就。釋曰云縹有五采文者釋縹字以其縹者雜采之名故云縹有五采文所以為玉也云木為中餘用韋衣而畫之就成也者縹圭尺二寸廣三寸則此木版亦長尺二寸廣三寸與王同然後用韋衣之乃於韋上畫之一采為一而五采則五采一而為一就就成也是采色成者也案聘禮記云絢組尺彼組不問尊卑皆用五采長尺以為繫所以束玉使不落絢組繫亦各縹藉者則曲禮云其有藉者則揚聘禮云上介屈縹以授賓是亦各縹藉者也云王朝日者示有所專訓民事君也者王者父天母地兄日妹月故春分朝日秋分夕月以王者至尊繼朝日夕月況民得不事君乎是訓民事君也云天子常春分朝日秋分夕月知者案祭義云祭日於東祭月於西又玉藻云玄端而朝日於東門之外又觀禮春拜日於東門之外既春拜日於東明秋夕月於西故知春分朝日秋分夕月也司農云晉讀為摺紳之摺者漢有摺紳之士亦謂摺於紳故讀從之云謂紳之於紳帶之間者凡帶有一者大帶大夫已上用素士用練即紳也又有革帶所以佩玉之等今摺紳者紳於紳之外革之內故云紳帶之間也云若帶劔也者劔在紳帶之間同處也云玉人職曰大圭長三尺上終葵首天子服之者案彼注云持殺也終葵首謂大圭之上近首殺云之留首不去處為推頭齊人名推



為終葵故名圭首為梅頭者為終葵首也案王藻云天子摺方正於天下即此大圭也云鎮圭尺有二天子守之者亦玉人文引之蓋經大夫與鎮圭之義也云縹讀為縹率之縹者相二年藏哀伯諫也縹是水草之文故讀從之也云五就五采也一采為一就者下文有三采者亦一采為一就下云二采一就者據臣行聘不得與君同是以二采為一就二采共為一就凡言就者或兩行各為一就即此上下文是也或一市二行為二就就即等也故聘禮記云所以朝天子主與縹皆九寸又云縹三米六等朱白蒼注云以三色再就謂三色色為再就就亦等也三色即六等禮記雜記亦云三采六等注云三采六等以朱白蒼畫之再行行為一等是等為一行行亦為就據單行言之也各有所據故其文有異也

公執桓圭侯執信圭伯執躬圭縹皆二采三
就子執穀璧男執蒲璧縹皆一采再就以朝
觀宗遇會同于王
三采朱白蒼二采朱縹也鄭司農門右坐奠圭再拜稽首侯氏見于天子春曰朝夏曰宗秋曰覲冬曰遇時見曰會覲見曰同○信圭音身

疏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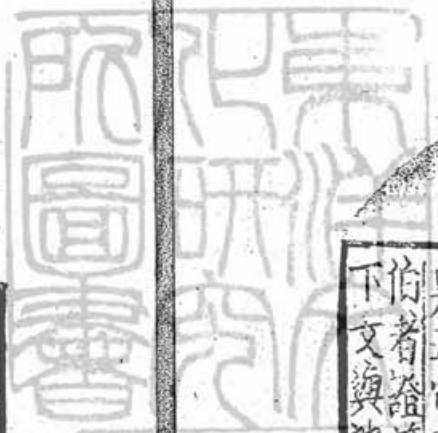
采至日同。釋曰：鄭知三采朱白蒼二采朱綠也。者聘禮記文司農引戴禮曰：侯氏入門，右坐，奠圭，再拜稽首。者彼謂秋觀禮受贊受其皆在文王廟中，侯氏入門，右升階，侯不敢自同。賓客故入門，右行，臣禮侯，侯辭之，乃更向門，左升階。西階授王云：春曰朝，已下皆諸侯相見亦如之。亦執圭。陸以相見，故知隱公朝於魯，春亦執圭。璧以相見者，秋傳曰：邾子執玉，高其容仰。疏：鄭云亦執圭，璧以相見者，亦如上。文公執世圭以下，案大行人云：諸侯之拜，交歲相問，殺相聘，世相朝，即司儀所云：凡諸公相為賓，侯伯子男之相，為賓如公之儀。夫諸公之臣相為國客，伯子男之臣亦如之。若不敵，則有小國朝大國，大國聘小國，皆是諸侯相朝之法。故知隱公朝於魯，引春秋傳者，左氏傳云：邾子執玉，高其容仰，魯侯執玉，甲其容俯，高仰驕也，卑俯替也。此二君不獲侯相朝，有執玉之法也。瑑圭璋璧琮，練皆二采一就，以規聘。疏：鄭以聘后夫人以琮享之也。大夫來曰瑑，轉反，類他瑑反折。疏：瑑圭至規聘。釋曰：此這臣行聘問，魚斤反，鄂魚各反。疏：瑑圭至規聘。釋曰：此這臣行聘問。



桓圭之等是若遺臣聘不得執君之圭璧無桓信躬與蒲璧之文直瑑之而已。故云瑑圭璋璧琮此謂公侯伯之臣也。子男之臣宜得過本君用以圭璋乎。明子男之臣亦用瑑璧琮也。云皆二采一就以規聘者，謂朱綠二采共為一就也。注章以至瑑起。釋曰：云瑑以聘后夫人以琮享之也。者鄭欲見此經遺臣聘法有聘天子并有自相聘二者俱見。故云章以聘后夫人而琮享之也。明知圭以聘天子與諸侯而璧享之，鄭不言圭璧於天子諸侯者，以聘后夫人文隱故特舉以言之。天子諸侯可知也。云大夫來曰瑑，寡來曰聘者，此亦據大宗伯云：駸，視謂一服朝之歲，即此視也。故云衆來彼又云：時聘曰問，亦無常期，即此聘也。故云寡來曰聘也。司農云：瑑有折鄂，瑑起是不為桓信躬等之文也。四圭有邸以祀天，旅上帝。疏：鄭司農云：於中央為璧，圭者本也。主本著於璧，故四圭有邸。主未四出，故也。或說四圭有邸，有四角也。邸讀為抵，欺之抵。上帝，天玄，謂祀天。夏正郊天也。上帝五帝所郊，亦猶五帝殊言天者，尊異之也。大宗伯織曰：國有大故，則旅上帝及四望。邸，丁禮反。又音帝。著直路。疏：四圭至上帝。釋曰：此祀天謂夏正郊天也。旅上帝反。者上帝五帝也。國有故而祭，故稱旅也。註鄭司農

卷之五 周禮 卷之五 周禮 卷之五 周禮

至四望。釋曰：司農云：於中央為璧，圭著其四面，一玉俱成者，云於中央為璧，謂用一大玉琢出中央為璧形，亦肉倍好，為之四面，各出一圭，璧之大小，圭之長短，無文天子以卜，二為節，蓋四廟圭各尺二寸，與鎮圭同，其璧為邸，蓋徑六寸，三為節，蓋四廟圭各尺二寸，又等故云：一玉俱成也。云或說四圭有邸，有四角也者，此說四角，角即短矣，以無正文，故兩釋之也。云邸讀為抵，欺之抵音讀之也。云上帝，玄天者，與大宗伯注同，司農意與孔王等無六天之義也。玄謂祀天，夏正郊天也者，凡天有六察，大宗伯云：蒼璧禮天，據冬至祭昊天於圓位者也。彼又云：青圭禮東方，赤璋禮南方，白琥禮西方，玄璜禮北方，據四時迎氣及愬尊於明堂之等祭，五方天也。彼推不見夏正郊所感帝，故知此四圭是夏正郊天，易緯云：三五之郊，一用夏正，各郊所感帝，即郊特牲云：兆日於南郊，就陽位於郊，故謂之郊是也。云上帝，五帝者，案宗伯青圭之等已見祭五方天帝，此又言者，彼據常祭此據國有故而祭，曰旅用王與郊天同，四圭有邸，故言之也。天所郊亦猶五帝，殊言天者，尊異之也。王者各郊所感帝，若周之靈威仰之等，即是五帝而殊言天是尊異之，以其祖感之而生，故也。引大宗伯者，證於上帝是國有故而祭也。曰旅四望，兩圭有邸，下文與地同用兩圭，今此言之者，連引之耳。



以祀地旅四望

兩圭者以象地數二也，儻而同邸禮也。謂所祀於北郊神州之神。○儻昌翁反。

邸音

邸音，則兩圭至之神。○釋曰：云儻而兩圭亦兩足同邸是足相向之義，故以儻言之。則上四圭同邸者，亦是各自兩足相向，但就此兩足相向而言之也。云地謂所祀於北郊神州之神者，以其宗伯所云：瓊琮禮地，謂夏至祭崑崙大地，明此兩圭與上四圭郊天相對是神州之神。按河圖括地象崑崙東南萬五千里，神州是也。但三王之郊，一用夏正，未知神州用何月祭之，或解郊用三陽之月，神州既與郊相對，宜用三

陰之月當裸圭有瓚以肆先王以裸賓客。鄭司

於圭頭為器，可以施也。裸祭謂之瓚，故詩曰：邸彼玉瓚，黃流

以祭，因以為各爵行曰裸。漢禮瓚，槃大五升，口徑八寸，下有

卣音瑟。裸圭至賓客。○釋曰：裸圭，即王人所云裸圭，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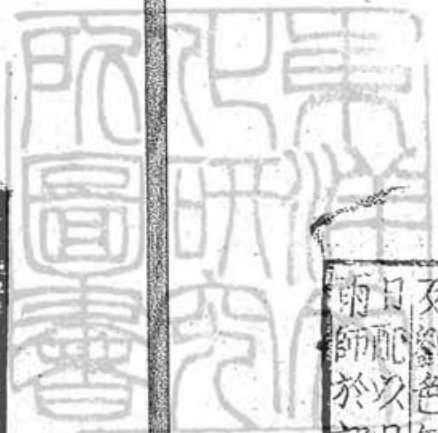
又作卣。裸圭至賓客者，則大行人云：上公再裸侯，伯一裸之等

是也。○註鄭司至一尺。○釋曰：先鄭云：於圭頭為器，即瓚

是也。○註鄭司至一尺。○釋曰：先鄭云：於圭頭為器，即瓚

是也。○註鄭司至一尺。○釋曰：先鄭云：於圭頭為器，即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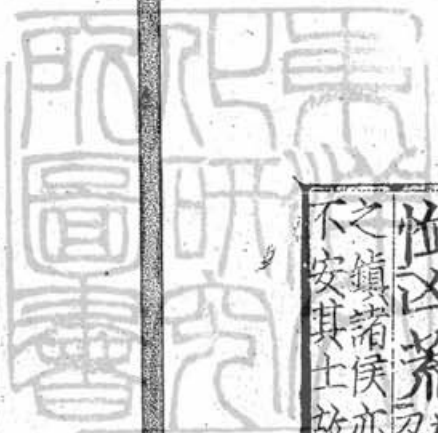
是也云可以掩也裸祭謂之墳者也即鬱也言裸言祭則
裸據賓客祭據宗廟也詩曰卹彼王墳黃流在中者披詩是
美王季為西伯受殷王主墳之賜言黃流在中即與玉人云
黃金勺鼻等同也云國語謂之也主者案國語云咸文仲以
鬯主與磬如齊告糴是也云以肆先王灌先王祭也先鄭不
解肆字故後鄭釋之玄謂肆解牲體以祭因以為名者案大
司徒云祀五帝奉牛牲羞其肆是祭時肆解牲體因即以肆
為祭名也云爵行曰裸者此周禮裸皆據祭而言至於生人
飲酒亦曰裸故投壺禮云奉觴賜灌是生人飲酒爵行亦曰
灌也云漢禮贊祭大五升口徑八寸下有繫口徑一尺者此
據禮器制度文叔孫通所作案玉人職云大璋中璋邊璋下
云黃金勺青金外朱中鼻寸衡四寸鄭注云三璋之勺形如
圭墳玉人不見圭墳之形而云形如圭墳者鄭欲因三璋勺
見出圭墳之形但三璋勺雖形如圭墳圭墳之形即此漢禮
文其形則大三璋之勺也 **圭璧以祀日月星辰** 圭其即
徑四寸所容蓋似小也 **疏** 圭璧至星辰。釋曰祭日月謂若
後於上帝。殺色界。 **疏** 春分朝日秋分夕月并大報天主
反劉色例反下同 **疏** 春分朝日秋分夕月并大報天主
日配以月其星辰所祭謂小宗伯四類亦如之注云禮風師
兩師於郊之屬又月令云祈來年於天宗鄭云天宗日月星



亦是也其祭法理少牢已下祭日月星辰謂禱祈而祭亦用
此圭璧以禮神也。註圭其至上帝。釋曰云圭其即為璧
者上文四圭兩主及下璋皆言即鄭皆以即為璧但此圭
云璧不言即故鄭還以即解璧也云取殺於上帝者但郊天
及神州之神雖相對但天尊也早故四玉有異鄭直云象不
言殺也今日月星辰天神故以殺言之也言殺者取降殺以二
為節 **璋邸射以祀山川以造贈賓客** 璋有邸而
也 **疏** 璋邸至賓客。釋曰此祀山川謂若
四望鄭司農云射 **疏** 璋邸至賓客。釋曰此祀山川謂若
刻也。射食亦反 **疏** 宗伯云兆山川丘陵各於其方亦隨
四時而祭則用此璋邸以禮神玉人云璋邸射素功以祀山
川以致稍饋注云邸射州而出也致稍饋造賓客納稟食也
先鄭云素功無塚飾也以此而言則造贈賓客謂致稍饋之
時造館贈之言贈則使還之時所贈賄之等亦執以致命耳
土圭以致四時日月封國則以土地 以四時
其景至不至以知其行得失也冬夏以致日春秋以致月土
地猶度地也封諸侯以土圭度日景觀分寸長短以制其域
所封也鄭司農說以土圭職曰土圭尺有五寸以致日中如
地以求地中故謂之土圭。度待洛反下度地度日同中如

字劉丁疏 註以致至土圭。釋曰：鄭云：以致四時日月者，仲夏致日，春秋致月，者依通卦驗：冬至立八尺之表，晷漏云：度之表，北得文三尺，景又依大司徒云：日至之景，尺有五寸，謂之地中，是其景至也。若不依此，或長或短，則為不至也。云：以知其行，得失也。若景之至，否皆由人君之行所致。若景不依道，度為不至，是人君之行，得失也。若春秋致月之法，亦於春分秋分於十五日，而望夜漏半而度之，但景之長短，自依二分，為長短不得與冬夏日景同，景之至，否亦知之。得失也。云：以土圭度日，景觀分寸，長短以制其域，所封也。者：日景一寸，其地千里，則一分，百里。今封諸侯，無過五百里。已下，止可言分而言寸者，語勢連言之，其實不合。有寸也。先鄭王人職而云：以地中故，謂之士圭者，所用唯置洛邑而求地中，自餘或致四時之景，或封諸侯，所用不必要求地中。

而先鄭言求地中者，據大同徒而言耳。珍圭以徵守，以恤凶荒。杜子春云：珍當為鎮，書亦或為鎮，以徵守者，以徵之鎮，諸侯亦一國之鎮，故以鎮圭徵之也。凶荒則民有遠志不安，其土故以鎮圭鎮安之。玄謂：珍圭，王使之瑞節，制大小



當與琬琰相依，王使人徵諸侯，憂凶荒之國，則授之執以往。致王命焉。如今時使者持節矣。恤者，闔府庫振救之。凡瑞節歸，又執以反命。守劉守又反注：徵守同，使之疏。註：杜子所更反，下今使者亦王使於使者，皆同闔音開。疏。註：反命之鎮，據山而言，文謂珍圭，王使之瑞節。謂若掌節云：山國土國有人，節虎節是諸侯使人之瑞節。此珍圭等是王使之瑞節也。云：制大小當與琬琰相依者，案王入琬圭九寸，此珍圭玉人不言，故約與琬琰同。鄭注：如今時使者持節矣。者，即子春所云：竹使符也。云：恤者，闔府庫振救之者，凶荒年穀不熟，百姓困乏，故知開府庫振救之。府庫所以藏財貨，故禮記大學云：未有府庫財非其財者也。若然，開府庫出賞明，立開倉廩，於米粟以給之也。云：凡瑞節歸，又執以反命者，此無正文，要王使人執瑞節往，反須反命於王，明此已致命者，此無正文也。

牙璋以起軍旅，以治兵守。鄭司農云：牙璋，象故以牙璋發兵。若今時以銅虎符發兵，玄謂：牙璋亦王使之瑞節。兵守用兵所守者，齊人戍遂，諸侯戍周。疏。註：鄭至戍周。釋曰：先鄭云：牙璋，象故以牙璋發兵。象故以牙璋發兵者，此無正文，以意言之。以其言牙，即以牙齒解之。云：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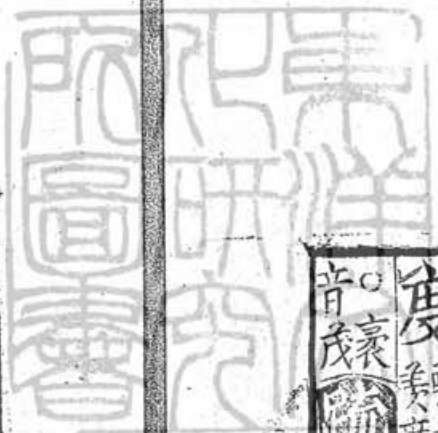
牙璋發兵，若今時以銅虎符發兵，玄謂：牙璋亦王使之瑞節。兵守用兵所守者，齊人戍遂，諸侯戍周。疏。註：鄭至戍周。釋曰：先鄭云：牙璋，象故以牙璋發兵。象故以牙璋發兵者，此無正文，以意言之。以其言牙，即以牙齒解之。云：若

今時以銅虎符發兵者案漢文帝本紀云二年九月初與郡國守為銅虎符竹使符應劭曰銅虎符從第一至第五國家當發兵遣使者至郡國合符符合乃聽受之竹使符皆以竹箭五枚長五寸鐫刻篆書第一至第五張晏曰以代古圭璋從簡易便其事也然銅虎符使符漢時皇帝使者之瑞節則司農之意鎮圭牙璋之等亦王使之瑞節也但先鄭不言之故後鄭皆云王使之瑞節增成之也云璋節者即掌節云守邦國者用玉節則王用玉節可知玉人云璋節射素功以祀山川以致簡籥與此中所用同明此牙璋亦素功若然案玉人云牙璋中璋七寸射二寸厚寸以起軍旅以治兵守此不云中璋者中璋比於牙璋殺文飾摠而言之亦得名為牙璋以其組牙司也以此而言此文人牙璋亦兼中璋矣若然大軍旅用牙璋小軍旅用中璋矣云若齊人滅遂者莊公十三年齊人滅遂而伐之也云諸侯伐周者昭二十七年齊人滅遂傳曰遂人不至夏年十二月晉籍秦致諸侯之戎于周是其事也

辟黍以起

度 鄭司農云羨長也此壁徑長尺以起度量玉人職曰璧羨度尺以爲度玄謂羨不圓之貌蓋廣徑八寸羨一尺

音羨 羨度尺其義是也但語不足故後鄭增成其義也玄謂



不圓之貌蓋廣徑八寸表一尺者案爾雅肉倍好謂之璧則璧體圓矣今云璧羨羨是引聲而言是爲長意故先鄭後鄭皆爲不圓也云蓋者此璧本徑九寸今言羨則減傍一寸以蓋上下故王人云以爲上下一尺則橫徑八寸矣無正文疑之也

駟圭璋璧琮琥璜之渠肩疏璧琮以斂尺 鄭司農云駟外有捷盧也駟讀爲駟疾之駟疏讀爲沙謂圭璋璧琮琥璜皆爲開渠爲眉琮沙除以斂尺令汁得流去也玄謂以斂尺者於大數焉加之也駟讀爲組與組馬同聲之誤也渠眉玉飾之溝琮也以珠穿琮六玉溝渠之中以斂尺圭在左璋在首琥在右璜在足璧在背琮在腹蓋取象方明神之也疏璧琮者通於天地也駟首祖斂尺驗反注同令汁力

疏 註鄭司農至天地釋曰先鄭讀駟呈反下合爲同

斂 牙然後鄭不從之也云駟讀爲駟疾之駟此蓋當時有駟疾之語故言焉云疏讀爲沙已下後鄭皆不從者以其王之斂百五十稱有餘何得更有使汁流去乎玄謂以斂尺者於大數焉加之也者以其六玉所與王爲飾明在衣裳之外故知在大數後也駟讀爲組與組馬同聲之誤也者詩有執斂如組聲之誤爲駟若然後鄭讀駟本與組同聲不爲駟牙

張新明發 同九二

之音改得為聲誤若本為駟牙之音與組聲異何得為駟也
云渠首玉飾之溝塚也者此六玉兩頭皆有孔又於兩孔之
間為溝渠於溝之兩畔稍高為眉塚故云以組穿繫六玉溝
塚之中以斂尸也云圭在左已下皆約大宗伯云青圭禮東
方之等以尸南首而置此六玉焉云蓋取象方明神之也者
案觀禮設方明上圭下璧無璧琮此云象者彼注上下之神
非天地至貴謂日月之神故上下不用璧琮此中有璧琮者
象天地若然此言象方明者直取置六玉於六處不取玉形
之義又案宗伯璧禮天琮禮地今此璧在背在下琮在腹在
上不類者以背為陽腹為陰隨尸腹背而置之故上琮下璧
也云疏璧琮者通於天地者天地為陰陽也穀圭以和難
之主入之腹背象之故云疏之通天地也

以聘女

穀圭亦王使之瑞節穀善也其節若粟文然難仇
反注同鄰音談暇音遐本又作瑕亦作假皆同

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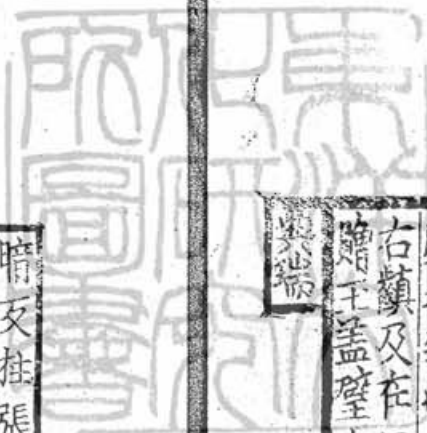
注穀圭至微焉

瑕嘉平戎于王其聘女則以納徵焉。難乃且
釋曰難謂兩諸侯相與為怨仇王使人和之則執以往也穀
善也故執善圭和之使善也聘女亦是和好之事故亦用善
圭也知飾若粟文者以其稱穀若穀粟然也云難仇難者仇
為怨難為報有怨當報若調人和仇難之類也云若春秋宣



公及齊侯平言及鄰者時言與鄰不和宣公四年左氏云
及齊侯平言及鄰是也云晉侯使瑕嘉者成公元年左氏傳
云晉侯使瑕嘉平戎於王是也其聘女則以納徵焉昏禮有
六五禮用鴈納徵不用鴈以其有束帛可執媒氏職庶民用
緇帛五兩士昏禮用三玄二纁天子加穀圭諸侯加以大璋
大夫與士同故知納徵也昏禮言納徵徵成也納此則昏禮
成春秋謂之納幣以春秋通 琬圭以治德以結好
異代指幣體以質之言也 亦王使之瑞節諸侯有德王命賜之及諸侯使大夫來聘既
而為壇會之使大夫執以命事焉大行人職曰時聘以結諸
侯之好鄭司農云琬圭無鋒芒故 疏 註琬圭至結好。釋
治德以結好。好呼報反注同 亦上文也云諸侯有德王命賜之者解經治德也云及諸侯
使大夫來聘既而為壇會之使大夫執以命事焉者解經結
好也此即大宗伯時聘無常期一也故引大行人持聘以結
諸侯之好以證之若時見曰會諸侯來與之會時聘使大夫
來王還使大夫往會焉先鄭云琬圭 琰圭以易行以除
無鋒芒者對下文琰圭有鋒芒者也 隱 註琰圭亦王使之瑞節鄭司農云琰圭有鋒芒傷害正伐
誅討之象故以易行除隱易惡行令為善者以此圭責

讓諭告之也玄謂除隱亦於諸侯使大夫來規既而使大夫
執而命事於壇大行人職曰殷規以除邦國之慝○易行下
孟反注同(疏)使大夫來規既而使大夫執而命事於壇者
此即大宗伯云殷規曰規謂一服朝之職也故引大行人云
殷規以除邦國之慝為證也但上文治德與此經易行據諸
侯自有善行惡行王使人就本國治易之結好與除惡皆諸
侯使大夫來聘亦王使大夫為壇命之為異也鄭知使大夫
來皆為壇者約君來時會殷
國為壇明臣來為壇可知也
大祭祀大旅凡賓客之
事共其玉器而奉之
王器謂四圭
裸圭之屬
(疏)大祭圭奉之
釋曰大祭祀
兼有天地宗廟大旅中兼有上帝四望等故鄭云四圭裸圭
凡賓客謂再裸一裸之等亦云奉之者送向所行禮之處也
○註玉器至之屬○釋曰鄭知玉器謂四圭裸圭者上已釋
禮神曰器經云玉器故知非瑞是禮神者也云之屬者兼有
兩圭璧圭璋
鄭之等也
大喪共飯玉含玉贈玉
飯玉碎玉以雜
米也含玉柱左
右顛及在口中者雜記曰含者執璧將命則是璧形而小耳
贈玉蓋璧也贈有束帛六幣璧以帛○飯扶晚反注同含戶



暗交推張注反顛如
字儀禮作顛音同
(疏)大喪至贈玉○釋曰大喪謂王喪
兼有后世子在其中以其更不見
共后世子之故也飯玉者天子飯以黍諸侯飯用梁大夫飯
用稷天子之土飯用梁諸侯之土飯用稻其飯用玉亦與米
同時此即禮記檀弓云飯用米貝不以食道鄭云食道與米
貝美是也含玉者則有數有形雜記云天子飯九貝諸侯七
大夫五士三貝者鄭云夏時禮以其同用貝故也周天子諸
侯皆用玉亦與飯俱時行之贈玉者案既夕禮葬時棺入坎
贈用玄纁束帛即天子加玉以玉是贈先王之物也○註飯玉至
以帛○釋曰鄭知飯玉碎玉以雜米者以其與米同內於口
中故知碎之與米同知含玉柱左右顛及在口中者案士喪
禮云主人飯米置尸三加其左中右顛及在口左右及中明
知柱左右顛及口中鄭彼注象生時醫堅以此而言士喪禮
用三復以雜記差之則天子用九玉諸侯用七玉大夫用五
玉若然大夫已上不徒柱左右與中央耳云雜記曰含者執
璧將命則是璧形而小耳者彼是諸侯薨鄰國遣大夫來用
并行含椽賵之禮諸侯用璧天子雖用玉其形無文故取諸
侯法以況之天子亦為璧形而小以其入口故知小也云贈
玉蓋璧也者以既夕禮云贈用束帛明天子亦有束帛也而
小行人合六幣璧以帛故知贈既用帛明以璧配之鄭言此

襄折月交

周禮

三五曾

者恐天子與士異士用帛天子用玉嫌不用帛故言之也案
玉府已云大喪共合玉此又言之者蓋玉府主作之此官主
其成事而共之凡玉器出則共奉之玉器出謂王所好賜也
使疏註玉器至使者釋曰云玉器出謂王所好賜也者
好賜之者也云遠則送於使者者謂王使人就
國賜之則往就使者付之故云送於使者也

附釋音周禮註疏卷第二十

附釋音周禮註疏卷第二十一

鄭氏註

賈公彥疏

典命掌諸侯之五儀諸臣之五等之命疏

伯子男之儀五等謂孤以下四命二命再命一命不命也
或言儀或言命互文也故書儀作義卿司農義讀為儀
註五儀至為儀釋曰云五儀公侯伯子男之儀者此五儀
有三等之命命雖有同者其儀皆異若然太宗伯注云每命
異儀貴賤之位乃正是命異儀即異此則命同儀有異於義
每者但太宗伯經云九儀之命據九等之命為九儀故注每
命具儀是命異儀即異經云掌諸侯之五儀即是據五等之
爵為五儀是以命同儀有異此乃各有所據於義無乖也云
五等謂孤以下四命三命再命一命不命也鄭知義然者此
經諸臣五等在諸侯之下則還據諸侯之下臣有五等而言
諸侯之下既無四命以至五命明臣有五等通不命也是以
諸侯及諸臣皆據下文諸侯諸臣而充此上之數也故下文
諸侯下說大國孤四命其卿三命大夫再命士一命侯伯之
卿已下如公國五命三等云或言儀或言命互文也者謂或